

當中年遇到青少年：

親子互動與中年及青少年生活感受之關係

When Middle-Age Parents Meet Adolescent Childr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Life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周玉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朗文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經由分析青少年親子長期追蹤資料，從青少年的發展與變遷及中年父母的危機與轉機的角度，探討青少年及其中年家長的生活感受、親子間互動類型及其轉變，並檢驗親子互動與生活感受之關聯。資料來源為「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於第三波(2002年國三時期)及第六波(2005年高三時期)的學生與家長資料，扣除非學生父母者及年齡低於35歲或高於64歲者及任一波未回答者，最後分析的資料為1,367份。主要結果顯示：(1)親子互動可分為「爭執忽視型」、「親和子異型」、「溫暖尊重型」及「親和子遠型」四類型。(2)國三與高三兩波資料間的親子互動類型維持機率低於50%，其中「親和子異型」的親子互動轉移機率最大，但「爭執忽視型」維持機率卻極高。(3)不論國三或高三時期，父母與青少年之生活感受均因親子互動類型而有顯著差異，親子互動為「爭執忽視型」的父母或青少年，各方面的生活感受均最負面，親子互動為「溫暖尊重型」的父母或青少年，各方面的生活感受均最為正面，「親和子異型」與「親和子遠型」則居中。

關鍵詞：親子互動、中年、青少年、生活感受

壹、問題與目的

在過去許多探討青少年親子關係的研究中，研究重點多從父母婚姻狀態或社經地位等背景因素切入，或者著重以父母角度出發的教養方式或教養觀，來探討親子關係的特徵，或是對青少年心理行為的影響。然而若從生命週期與家庭系統的觀點來看，青少年階段的混沌變動的心理狀態，與其父母所面臨的中年危機，頗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過去諸多的相關研究，卻很少將同處於生命轉折時期同一家庭的中年父母與青少年子女進行連結探討。

Erikson (1959)提出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認為個人人格隨著生命階段而發展，且強調不同生命階段的社會經驗具有重要影響力。他將正常人的一生，從嬰兒期到成人晚期，分為八個發展階段。在每個階段，個人都面臨、並克服新的挑戰，獲得某種生活領域的能力。每個階段都建築在成功完成較早的階段任務的基礎之上。如果未能成功完成此階段的挑戰，則會在將來造成問題。從心理社會發展階段來看，青少年時期(第五階段)的中心發展任務為認同(identity)，探索自我意義、獲得獨立與控制感，如果此時期未能確立自己的信念與期望，將導致青少年角色混淆，對未來產生不安及困惑。此時期的焦點在於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s)的建立。中年期在八個發展階段中則屬於第七階段，此階段的中心發展任務為創造生產、生產繁衍(generativity)，透過以往知識、經驗、人際資源的累積，創造生產力的突破與高峰；此時期的焦點則在於工作及為人父母親職(work and parenthood)，若因健康與體力之限制，學習能力減緩、思考模式僵化，使得發展工作無法順利進行，則可能出現停滯、頹廢疏離(stagnation)的危機。

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乃針對「個人」的生命階段以及社會經驗的影響，然而不論是青少年或是中年人通常身處於家庭之內，只從個人生命發展的單向觀點，難以捕捉家庭內不同發展階段的親子間具體互動過程，更遑論對親子之影響。生涯發展心理學的研究課題中，不僅著眼於個人的心理發展過程，也論及處於不同生命週期裡不同世代間的交互作用。例如 Newman 和 Newman (1984)強調生涯發展的「相互性」概念，他們認為個人通常附屬於某個團體（家庭、學校、社會組織等等），而不論是何種團體幾乎都由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個體所構成，我們身處這些團體，就有機會與不同世代的人產生互動。Lerner (1985)也提出心理社會發展的歷程互動觀(Dynamic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認為每個個人不斷地和自己所處的社會脈絡間產生歷程式的互動關聯，社會脈絡會透過個人和處於社會脈絡中的他人互動，從而影響個人的生理心理發展。

此外，人際間的互動，尤其是親子間的對偶互動(dyadic interaction, dyadic relationships)常影響互動雙方彼此的認知、情感及行為，單方的知覺容易出現偏誤，也較難描述「關係」之特徵。對青少年而言，家庭仍是情感依附與生活的重心所在，若以系統的角度來看家庭時，家庭可從個人、關係及家庭三個層次來解構。其中的關係層次，著重家庭中的對偶關係（如：親子關係、手足關係等），探討的內容包含對偶關係中如何交換訊息，表達情感、解決問題、執行規範、維持系統平衡等互動行為。

本研究將採取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及家庭系統論關係層次的觀點，同時考慮青少年的發展與變遷及中年父母的危機與轉機，以長期追蹤資料探討青少年及其中年家長的生活感受，並探討親子互動與生活感受之關聯。

一、中年父母之生活感受

中年階段往往是社會責任擔負最重的時期；中年父母也是家庭中經濟來源與情感支持最重要的提供者。不過，在人類發展的相關研究中，中年階段的討論是相對被忽略的。然而隨著人口結構的快速變遷，現代的中年父母承載著更多對下一代教養與上一代奉養的雙重責任與壓力。因此對於整體社會發展而言，積極瞭解中年人的身心調適機制，並進而引進適當的社會資源，可增加社會穩定的元素。

過去探討中年危機或轉機的研究指出，處於成年中期的人們常會回顧過去、評估現在、展望未來(e.g., Neugarten, 1979; Levinson, 1974)，也常因人際角色的改變，而需重新確認自己的定位。多數中年人，子女開始進入青少年或年輕成人階段、父母進入老年階段；因此，如何配合子女來調整自己做父母的角色、如何面對年老父母而重新定義自己作為子女的意義，乃成為無法逃避的挑戰。周玉慧與黃朗文（2007）曾以台灣家有青少年的中年父母為對象，探討中年父母的生活感受及其影響，結果發現不論是男性家長或女性家長，其中年生活感受均可分為「憂心未來感」、「不滿現狀感」及「親子代溝感」三因素；不僅如此，中年生活感受與憂鬱度均有正相關，中年生活感受各因素分數愈高者，其憂鬱度愈高。中年生活感受三因素顯示這些中年家長，作為名符其實的三明治世代，一方面困於現狀、另一方面擔心未來，再一方面又有教養子女的問題，其所承受的壓力愈大對其心理健康的不良影響也會愈顯著。

二、青少年生活感受

青少年時期為延續兒童、邁向成人的過渡階段，自上世紀初，這個被形容為「風雨

與困頓」(storm-and-stress) 交加的青少年階段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以來 (Hall, 1904) ，有關青少年的研究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理論演繹與實證研究成果。青少年時期所累積的成長發展經驗，往往會影響到其成年後的發展結果，也在日後人格的發展上佔有極關鍵之地位。在這個階段，青少年對未來的成人角色與行為有強烈定位的需求，出現積極主動觀察、尋求訊息的傾向，來加速這階段的社會化學習過程。

青少年為個人一生中身體發展第二迅速的階段，通常青少年會相當注意自己外貌的變化，特別是第二性徵的變化，容易引起身心衝擊。其次，青少年逐漸在父母親、師長、同儕學習到的價值觀中融入自己的想法，並對長輩權威的價值觀採取挑戰態度，逐漸形成屬於自己的價值觀。在探索外界的同時，青少年仍仰賴家庭，特別是父母的影響，可說是最長期、深遠、重要的(Maccoby, 1992)。不過，因青少年正處於自我概念的統整時期，逐漸具備抽象的邏輯思考能力，對父母很容易出現言語上的辯駁以及行為上的反叛，此時的親子關係也容易變得緊張微妙。青少年也會發展親密的同儕關係，並常會以各種方式滿足自己對異性的好奇。此時期正是國高中求學階段，青少年平日在學校的時間超過八小時，學校生活適應良否亦會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由於必須面臨各種心理、認知、情緒、行為、人際、外在環境的挑戰，對青少年的自我、身體、心理、家庭、同儕、學校、社會等各方面都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三、中年 vs. 青少年的親子互動關係

青少年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與外界有更多的互動機會，慢慢開始質疑家庭所賦予的關係模式；如果父母仍舊依循過去與兒童的互動狀態來與青少年子女相處時，青少年往往挑戰父母所規範的界限或抗拒父母的權威；青少年也可能因此忤逆父母，或對父母親出現「既親且離」的矛盾情緒 (Bloom, 1980; 黃聖桂, 2002)。面對子女的持續抗爭，也常讓父母倍感為難；在矛盾的情結中，父母如果太快放棄對孩子的控制權，遷就孩子的行為，孩子可能更快速地突破父母所設下的規範或界限，使得青少年有如脫韁野馬般不知何去何從；相反的，有些父母則增加對孩子的種種限制，並與孩子的自主意圖相互對抗；不論何種方式，都可能導致親子間的衝突爭論持續不斷 (周曉虹, 1999; 黃聖桂, 2002)。加上父母也處於夾心三明治的狀態，必須同時處理因應自己的發展任務。因此，在家有中年與青少年的家庭生命階段裡，不論對於父母或是青少年本身而言，基本上都是一個衝擊與混亂的階段，父母和子女其實都在尋找關係的新意義，需要重新省思彼此的關係型態與調整彼此的互動模式 (如：Oxman & Hull, 1997; Sil verstein & Bengtson,

1994 等)。

隨著青少年生理與心理的發展，青少年與中年父母親的互動歷程在質與量上可能產生什麼樣的變化？是否會呈現某種發展趨勢？而在發展變化之際，是否仍保有某種程度的穩定性？其次，親子互動對於中年父母以及青少年子女的生活感受的作用，是否會因時間而變動？抑或是能保持其作用的穩定性？這些都是在家庭研究中亟欲解答的問題，本研究將藉著長期資料的探討與分析，試圖釐清中年父母與青少年子女的生活感受，親子間的互動，以及其所產生影響的變化性及穩定性。

貳、研究方法

一、調查對象及程序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為「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之實地調查資料(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經費補助，伊慶春教授總主持)，此計畫乃一長期追蹤的調查研究，其規劃與構想始於 1999 年，調查實施期間自 2000 年至 2007 年，共蒐集了八波資料，整體計畫重點在了解台灣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並試圖由家庭、學校和社區等三個重要社會制度的交互影響切入，探討青少年不同的成長歷程以及影響不同成長模式的可能因素。

此計畫以 2000 年當時台北縣市及宜蘭縣國一及國三的學生為研究的母體，為使樣本數夠大以達到足夠的統計效力，乃在台北縣、台北市抽取國一和國三兩個年級各 1000 名學生，宜蘭縣國一和國三各 800 名學生，估計總樣本數為 5600 名學生。其抽樣方式為「分層的多階層叢集抽樣」，以「縣、市」作為第一分層，「鄉、鎮、市、區」發展的先後順序作為第二分層。分層後，以叢集抽樣(cluster)為主，在第二分層內分二階段隨機抽樣，第一階段以「學校」作為抽出單位，第二階段以「班級」作為最終抽出單位。最後共抽取 40 所學校，共 162 班，完訪學生總人數為 5586 人；其中，國一 81 班，共 2696 人，國三 81 班，共 2890 人。此計畫亦在不同時期針對學生家長及班級導師，進行調查。此計劃國一樣本前三年的完成率均達 95% 以上，惟第四年開始，因為升學分流的緣故，樣本追蹤較為不易，完成率逐年稍降。關於此計畫之詳細介紹請見：<http://www.typ.sinica.edu.tw/>。

本研究分析國一樣本第三波(國三時期)與第六波(高三時期)的學生與家長資料，第三波調查時期為 2002 年 3 月至 8 月、第六波調查時期為 2005 年 3 月至 8 月，學生問

卷採取班級施測或問卷留置，家長問卷則由訪員至各學生家庭，與學生家長一人進行面對面訪談。扣除非學生父母者及年齡低於 35 歲或高於 64 歲者，以及任一波未回答者，最後分析的資料為 1,367 份，學生性別比例均約佔 50%，關於這些學生與家長的基本資料列於表一。

表一 人口基本變項之分配情形

變項名稱	人數	%	遺漏值	變項名稱	人數	%	遺漏值
<u>父母性別</u>				<u>家庭月收入</u>			55
母親	1066	77.98		不到10000	24	1.83	
父親	301	22.02		10,000- 19,999	33	2.52	
<u>父母教育程度</u>			13	20,000- 29,999	118	8.99	
小學	216	15.95		30,000- 39,999	177	13.49	
國初中	380	28.06		40,000- 49,999	177	13.49	
高中	161	11.89		50,000- 59,999	214	16.31	
高職	335	24.74		60,000- 69,999	171	13.03	
專科	142	10.49		70,000- 79,999	102	7.77	
大學/學院	104	7.68		80,000- 89,999	97	7.39	
研究所及以上	16	1.18		90,000- 99,999	20	1.52	
<u>父母婚姻狀況</u>				100,000-109,999	107	8.16	
歿	87	6.3		110,000-119,999	6	0.46	
已婚	1251	91.5		120,000-129,999	18	1.37	
離婚	29	2.1		130,000-139,999	1	0.08	
<u>子女數</u>			47	140,000-149,999	3	0.23	
1	62	4.70		150,000及以上	44	3.35	
2	575	43.56		<u>青少年性別</u>			
3	519	39.32		男	686	50.18	
4	128	9.70		女	681	49.82	
5	25	1.89					
6	11	0.83					

二、主要變項之測量

除了人口基本變項外，本研究使用之主要變項有三大類，包括親子互動、父母中年生活感受，以及青少年生活感受；以下詳加說明。

1. 親子互動：此概念分別由學生及家長問卷測量而得；在學生問卷中，學生回答在過去半年間與父母親之相處方式，而在家長問卷中，由父親或母親回答在過去半年中與該子女之相處方式。學生與家長回答之題組相似，測量的項目包含重視關心、爭執生氣、貼心榜樣三層面共八題，學生或家長回答「總是」者為 7 分，「幾乎總是」者為 6 分，「常常」者為 5 分，「有一半時間」者為 4 分，「不太常」者為 3 分，「幾乎沒有」者為 2 分，「沒有」者為 1 分。分別對學生或家長的 8 題進行因素分

析（主成分法、直交迴轉）之結果，均符合原概念之三因素，此八題分別為：

父親或母親回答

學生回答

重視關心

1. 會問您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2. 會注意聽您的看法或想法
3. 會關心您

1. 會問媽媽/爸爸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2. 會注意聽媽媽/爸爸的看法或想法
3. 會關心媽媽/爸爸

爭執生氣

1. 態度不好
2. 很生氣地對您大小聲
3. 因為您不同意他的看法而跟您爭執

1. 對媽媽/爸爸態度不好
2. 很生氣地對媽媽/爸爸大小聲
3. 因為媽媽/爸爸不同意你的看法而跟他爭執

貼心榜樣

1. 讓您覺得很窩心
2. 以您為榜樣

1. 讓媽媽/爸爸覺得很窩心
2. 你會以媽媽/爸爸為榜樣

2. 父母中年生活感受：此概念係參考 Shek (1996: 109-119)所製華人中年危機量表 (Chinese Midlife Crisis Scale, 簡稱 C-MCS), 測量家長對於目前生活情形之評估。Shek (1996: 109-119)的華人中年危機量表共 15 題，內容包括：擔憂年華老去(2 題)、無法享受休閒時光(1 題)、健康狀態變差(1 題)、親子關係之負面評價(3 題)、婚姻關係之負面評價(3 題)、工作生活之負面評價(1 題)、存在混亂感(含無法確定生命意義、時間不夠用、缺乏成就感各 1 題)、照顧年老親戚的壓力(1 題)。此 15 題中年危機量表可分為三個因素：有關自我之中年問題(self-related midlife problems, 6 題)、有關他人之中年問題(other-related midlife problems, 6 題)、對年華老去之恐懼(fear of aging, 2 題)。本研究選取其中 9 題，包含「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一事無成」、「我覺得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我最想要做的事」等題目。受訪者回答「很同意」者為 4 分，「同意」者為 3 分，「不同意」者為 2 分，「很不同意」者為 1 分。以主成分法(principal-component method)、正交轉軸法(varimax rotation)進行此 9 題之因素分析，把基準設定在特徵值大於 1、解釋變異量大於 5%，結果與周玉慧與黃朗文(2007)幾乎一致，抽取出非常清楚的三個共同因素，分別為「憂心未來感」、「不滿現狀感」及「親子代溝感」。題目如下：

不滿現狀感

1.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會選擇單身
2.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仍然會選擇有小孩
3.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仍然會選擇我目前的工作或當家庭主婦

憂心未來感

1. 覺得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一事無成
2. 我已經開始對我的老年生活感到憂心
3. 我愈來愈覺得我的生活單調乏味
4. 我覺得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我最想要做的事

親子代溝感

1. 我愈來愈覺得管不動我的孩子
2. 我愈來愈覺得很難和我的孩子溝通

3. 青少年生活感受：這是一個多面向的測量概念，反映學生在自我概念、家人關係、同儕關係、學校認同等四方面的感受。關於自我概念，選用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中的六題，內容如下。此量表主要為個人對於自我特質與行為能力之自我評價描述之同意程度，回答「很同意」者為4分，「同意」者為3分，「不同意」者為2分，「很不同意」者為1分。將此六題相加，分數愈高意味自我概念愈負面。

1. 我沒有辦法控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2. 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
3. 我是的有價值（有用）的人（負向題）
4. 我很滿意我自己（負向題）
5.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6. 有時候我會認為自己一無是處

關於家人關係，學生評量有否「父母越來越常吵架」、「我和父母越來越常吵架」兩題，回答「有」者為1分，「沒有」者為0分，將此兩題相加，分數愈高代表家人關係愈不佳。同儕關係方面，學生評量有否「和好朋友感情決裂」、「我在學校裡跟同班同學有過節／我在工作的地方和同事有過節」，以及「擔心不受同學歡迎」，前兩題回答「有」者為1分，「沒有」者為0分，後一題回答「常常擔心」者為4分，「有時擔心」者為3分，「很少擔心」者為2分，「從不擔心」者為1分，將此三題相加後命名為「同儕疏離感」，分數愈高意味與同學同儕關係愈疏離。至於對學校的感受，學生評量「喜歡學校（負向題）」、「不認為我是學校的一份子」、「以我的學校為榮（負向題）」三題，回答「很同意」者為4分，「同意」者為3分，「不同意」者為2分，「很不同意」者為1分。將此三題相加，命名為「學校認同感」，分數愈高代表對學校認同度愈低。

三、遺漏值之處理

本研究所使用的人口變項出現遺漏值的情形相當少，低於4%；父母中年生活感受與青少年生活感受等變項的遺漏情形更低於2%，只有親子互動的遺漏比例較高，但仍未超過9%。過去已有一些研究指出，若直接將含有遺漏值的資料整筆刪除，可能造成結果與模型估計上的問題（Rubin, 1987；蔡明璋，2004；Peng, Harwell, Liou & Ehman, 2006），因此資料插補（data imputation），特別是多重插補法（multiple imputation）的使用就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本研究使用 SAS 統計軟體中的 MI 指令進行十次插補，進行各次插補資料之變項平均值、標準差、變項間之兩兩相關，以及變異數分析，再以 MIANALYZE 指令進行分析結果整合，接下來採取插補後的結果進行說明。

參、結果

本研究以下之分析以統計軟體 Statistical Analyses System 9.1 與 Mplus 軟體進行。

一、親子互動類型及其轉移

為了區辨青少年與其父母之互動類型，我們使用 Mplus 統計軟體 (Muthén & Muthén, 2004) 中的 Mixture Modeling 採取兩階段方式進行探討。首先針對國三與高三兩波資料，父親或母親回答的互動以及青少年所回答與父親及母親的互動各三個向度，分別進行潛在全象分析 (latent profile analysis)，藉以初步區分各向度之組型；其次針對兩波資料之父/母與青少年、青少年與父親、青少年與母親各三向度之組型進行潛在轉移分析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藉以獲得親子互動之類型及其兩波資料間之轉移比例。

第一階段的潛在全象分析結果顯示，不論國三或高三資料，亦不論是父母與青少年，或青少年與父親、青少年與母親，各向度均可區分為「高」與「低」兩組型，此兩組型之比例整理於表二左半欄。第二階段則以兩波資料之父母與青少年、青少年與父親、青少年與母親各三向度共 18 種組型，進行一到五類別之潛在轉移分析，根據模型適配情形以及類別內容區辨情形，選擇四類別的模型，其 BIC 值為 28436.41、Entropy 值為 .789、 L^2/df 小於 2 (5086.80/261756)，並進一步檢視及各模型的具體內容後，最後選擇四類別模型代表親子間的互動類型，此四種互動類型的結果整理於表二右半欄，而兩波資料間之轉移比例則列於表三。

表二 親子互動類型

	潛在全象分析結果				潛在轉移分析結果			
	國三		高三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類型四
	低組	高組	低組	高組	爭執忽視型	親和子異型	溫暖尊重型	親和子遠型
<u>父親或母親回答</u>								
重視關心	.432	.568	.399	.601	.371 ^a	.630	.710	.606
爭執生氣	.771	.229	.807	.193	.419	.234	.105	.128
貼心榜樣	.406	.594	.389	.611	.343	.625	.753	.652
<u>青少年與母親</u>								
重視關心	.438	.562	.558	.442	.145	.560	.831	.431
爭執生氣	.641	.359	.565	.435	.750	.902	.033	.120
貼心榜樣	.607	.393	.453	.547	.075	.781	.864	.194
<u>青少年與父親</u>								
重視關心	.480	.520	.390	.610	.169	.825	.918	.365
爭執生氣	.680	.320	.645	.355	.634	.855	.007	.066
貼心榜樣	.495	.505	.369	.631	.186	.929	1.000	.209

^a 潛在轉移分析結果之數值為高組比例

由表二右半欄的結果可知，潛在類別一的特性是不論父母親或青少年，彼此的相處互動中的重視關心或貼心榜樣程度在四種類型中都為最低，且爭執生氣程度都較高，因此我們命名此互動類型為「爭執忽視型」，此類型的比例在青少年國三時佔了 26.99%，到了高三減少為 18.73%。潛在類別二的特性是不論是父母親或青少年，重視關心或貼心榜樣程度都較高，而雖然父母親報告青少年的爭執生氣情形並不高，但青少年報告與父親或母親相處時的爭執生氣程度卻在四種類型中最高，故命名為「親和子異型」，青少年國三時有超過一成的親子屬於此類型（12.95%），高三時卻增加為 27.65%。潛在類別三的特性為不論父母親或青少年，相處時的重視關心或貼心榜樣程度在四種類型中最高，且爭執生氣程度均最低，因此將之命名為「溫暖尊重型」，青少年國三及高三時均有將近三成的親子屬於此類型（國三 28.24%、高三 28.75%）。潛在類別四的特性則為不論父母親或青少年，彼此的相處互動中的爭執生氣程度都不高，父母親與青少年相處時的重視關心或貼心榜樣程度較高，但青少年報告與父親或母親相處時的重視關心或貼心榜樣程度卻較低，故命名為「親和子遠型」，所佔比例在國三時為 31.82%，高三時為 24.87%。

表三 親子互動類型轉移比例

國三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類型四	合計
高三	爭執忽視型	親和子異型	溫暖尊重型	親和子遠型	
類型一：爭執忽視型	219 (.1602)	6 (.0044)	17 (.0124)	14 (.0102)	256 (.1873)
類型二：親和子異型	75 (.0549)	87 (.0636)	104 (.0761)	112 (.0819)	378 (.2765)
類型三：溫暖尊重型	33 (.0241)	46 (.0337)	178 (.1302)	136 (.0995)	393 (.2875)
類型四：親和子遠型	42 (.0307)	38 (.0278)	87 (.0636)	173 (.1266)	340 (.2487)
合計	369 (.2699)	177 (.1295)	386 (.2824)	435 (.3182)	1367 (1.000)

此四種類型的親子互動，在兩波資料間的轉移比例相當高，兩波間維持相似親子互動類型者不到五成，其中「爭執忽視型」的親子互動類型在兩波資料間的維持機率最高（ $219/256=85.55\%$ ），其次為「親和子遠型」（ $173/340=50.88\%$ ）、「溫暖尊重型」（ $178/393=45.29\%$ ），維持機率最低者為「親和子異型」（ $87/378=23.02\%$ ）。親子互動類型兩波資料間的轉移機率約在40%—60%之間，其中轉移至「親和子遠型」機率最高（ $(435-173)/435=60.23\%$ ）、次為「溫暖尊重型」（ $(386-178)/386=53.89\%$ ）、「親和子異型」（ $(177-87)/177=50.85\%$ ），轉移至「爭執忽視型」之機率最低（ $(369-219)/369=40.65\%$ ）。

此外，我們亦嘗試採取溫暖尊重為互動良好、爭執忽視為互動不良的角度，將此四類型由互動不良至互動良好重新排序為「爭執忽視型」、「親和子遠型」、「親和子異型」、「溫暖尊重型」，則可得知有14.45%（ $(17+6+14)/256$ ）國三為「爭執忽視型」者朝向親子互動良好方向轉移；國三為「親和子遠型」者有36.76%（ $(87+38)/340$ ）朝互動良好方向轉移，亦有12.35%（ $42/340$ ）之親子互動朝向不良方向轉移；國三為「親和子異型」者有27.51%（ $104/378$ ）朝互動良好方向轉移，但有49.47%（ $(112+75)/378$ ）之親子互動朝向不良方向轉移；國三為「溫暖尊重型」者則有54.71%（ $(46+136+33)/393$ ）朝向不良方向轉移。

二、生活感受各變項之性別差異與變項間之相關

為初步了解父母中年生活感受與青少年生活感受之性別差異以及變項間之關聯，進行t檢驗與相關分析（表四與表五）。t檢驗的結果顯示，父母中年生活感受中，國三及高三時母親的不滿現狀感顯著高於父親（國三 $t=3.82$ ，高三 $t=2.72$ ， $p<.01$ ）。青少年生活感受不論是國三或高三，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國三 $t=3.20$ ，高三 $t=3.63$ ， $p<.01$ ）及同儕疏離感（國三 $t=6.11$ ，高三 $t=3.13$ ， $p<.01$ ）均顯著高於青少男，意味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比青少男來的負面，與同學同儕的關係也較疏離。不過，高三時青少男的學校認同感則顯著高於

青少女($t=-2.12, p<.05$)，意味青少男對學校較不認同。

表四 父母中年生活感受之平均值及變項間之兩兩相關

	分數 範圍	母親		父親		1.	2.	3.	4.	5.	6.
		Mean	SD	Mean	SD						
<u>國三資料</u>		(1066人)		(301人)							
1. 親子代溝感	2—8	4.49	1.41	4.31	1.32	--	.42***	.27***	.22***	.13*	.05
2. 憂心未來感	4—16	8.65	1.98	8.46	1.99	.42***	--	.34***	.11	.24***	.09
3. 不滿現狀感	3—12	6.47	1.80	6.08	1.52	.27***	.37***	--	.09	.24***	.21***
<u>高三資料</u>											
4. 親子代溝感	2—8	4.53	1.34	4.45	1.28	.34***	.20***	.19***	--	.47***	.21***
5. 憂心未來感	4—15	9.09	1.85	8.98	1.76	.25***	.39***	.27***	.38***	--	.31***
6. 不滿現狀感	3—12	6.44	1.83	6.14	1.64	.18***	.21***	.45***	.30***	.37***	--

上半三角之相關為父親資料，下半三角之相關為母親資料

*** $p < .001$; ** $p < .01$; * $p < .05$

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不論父親或母親，中年生活感受三因素間，只有國三時期的親子代溝感與憂心未來感的相關達.42與.43，其他變項間的相關都低於.30，而兩波資料間的相關在.21—.45之間（父親.21—.23，母親.34—.45）。青少年生活感受四向度間，不論男女，變項間的相關最高為.38，兩波資料間的相關在.21—.49之間（青少男.25—.49，青少女.21—.43）。

表五 青少年生活感受之平均值及變項間之兩兩相關

	分數 範圍	青少女		青少男		1.	2.	3.	4.	5.	6.	7.	8.
		Mean	SD	Mean	SD								
<u>國三資料</u>		(681人)		(686人)									
1. 自我概念	3—12	7.75	1.88	7.42	1.92	--	.10*	.26***	.16***	.35***	.06	.17***	.05
2. 家人關係	0—2	0.21	0.50	0.17	0.46	.14***	--	.17***	.08*	.06	.27***	.12**	.01
3. 同儕疏離感	1—6	3.11	1.12	2.73	1.14	.39***	.14***	--	.03	.19***	.09*	.32***	.04
4. 學校認同感	3—12	6.34	1.61	6.34	1.79	.16***	.17***	.06	--	.12**	.01	.16***	.25***
<u>高三資料</u>													
6. 自我概念	3—12	7.70	1.74	7.35	1.81	.35***	.14***	.19***	.16***	--	.13***	.27***	.08*
7. 家人關係	0—2	0.19	0.49	0.16	0.46	.07	.21***	.09*	.04	.18***	--	.15***	.04
8. 同儕疏離感	1—7	2.93	1.25	2.71	1.33	.20***	.14***	.33***	.11**	.34***	.13***	--	.00
9. 學校認同感	3—12	5.90	1.50	6.09	1.68	.13***	.10*	.05	.32***	.22***	.05	.08*	--

上半三角之相關為青少男資料，下半三角之相關為青少女資料

*** $p < .001$; ** $p < .01$; * $p < .05$

三、親子互動類型與性別之差異

為了檢驗父母與青少年生活感受是否在不同的親子互動類型及性別間有差異，依據潛在轉移分析所得四類型算出兩波資料之父親或母親中年生活感受、青少男或青少女生

活感受的平均值（見表六與表七），採取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法進行分析，若有顯著差異存在，再以 Scheffe's method 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多重比較之顯著水準則設定在 5%。

表六 依據不同親子互動類型*性別之平均值及變異數分析結果：家長

		人 數	親子代溝感		憂心未來感		不滿現狀感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國三	爭執忽視型(A) 母	309	5.09	1.38	8.96	1.96	6.94	1.77
	父	60	4.90	1.15	8.67	1.85	6.25	1.32
	親和子異型(B) 母	137	4.65	1.35	8.70	1.84	6.33	1.74
	父	40	4.25	1.33	7.99	1.76	6.23	1.70
	溫暖尊重型(C) 母	282	4.10	1.32	8.32	2.01	5.97	1.85
	父	104	4.01	1.38	8.46	2.28	5.95	1.54
	親和子遠型(D) 母	338	4.19	1.35	8.64	2.00	6.52	1.73
	父	97	4.30	1.26	8.51	1.84	5.95	1.52
親子互動類型主效果			40.12*** A>B>CD		5.06** A>C		16.11*** A>BCD;D>C	
性別主效果			11.01		1.31		9.76** 母>父	
親子互動類型*性別			1.20		1.47		2.24	
高三	爭執忽視型(A) 母	209	5.22	1.32	9.53	1.85	7.13	1.80
	父	47	4.79	1.56	9.47	1.73	6.30	1.92
	親和子異型(B) 母	294	4.53	1.27	9.03	1.94	6.27	1.78
	父	84	4.58	1.34	8.83	2.02	6.17	1.69
	溫暖尊重型(C) 母	301	4.21	1.26	8.77	1.77	6.00	1.83
	父	92	4.14	1.24	8.82	1.72	6.08	1.30
	親和子遠型(D) 母	262	4.36	1.35	9.18	1.75	6.60	1.74
	父	78	4.46	1.00	9.04	1.47	6.11	1.76
親子互動類型主效果			29.15*** A>BCD;B>C		9.09*** A>BC		16.75*** A>BCD;D>C	
性別主效果			0.35		0.57		5.41* 母>父	
親子互動類型*性別			1.50		0.23		2.77*	

*** $p < .001$, ** $p < .01$, * $p < .05$

結果顯示，以父母中年生活感受而言，親子互動類型主效果均顯著，親子代溝感(國三 $F=40.12$ ，高三 $F=29.15$, $p<.001$)、憂心未來感(國三 $F=5.06$ ，高三 $F=9.09$, $p<.01$)、不滿現狀感(國三 $F=16.11$ ，高三 $F=16.75$, $p<.001$)因不同的親子互動類型而有顯著差異；親子互動為「爭執忽視型」的父母之親子代溝感最高，次為「親和子異型」的父母，「溫暖尊重型」或「親和子遠型」的父母之親子代溝感最低；「爭執忽視型」的父母憂心未

來感比「溫暖尊重型」的父母顯著地高。親子互動為「爭執忽視型」的父母之不滿現狀感最高，次為「親和子遠型」的父母，「溫暖尊重型」的父母之不滿現狀感最低。

父母性別主效果顯現在不滿現狀感(國三 $F=9.76$ ，高三 $F=5.41$, $p<.05$)方面，母親的不滿現狀感高於父親。至於親子互動類型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則只對高三時期的不滿現狀感呈現顯著效果($F=2.77$, $p<.05$)，「爭執忽視型」或「親和子遠型」的母親，其不滿現狀感高於父親，但「親和子異型」及「溫暖尊重型」的父母間則無此差異。

表七 依據不同親子互動類型*性別之平均值及變異數分析結果：青少年

	人 數	自我概念		家人關係		同儕疏離感		學校認同感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國三 爭執忽視型(A)	女	160	8.15	1.84	.42	.68	3.28	1.17	6.87	1.62
	男	209	7.90	1.79	.34	.63	2.87	1.19	6.90	1.85
親和子異型(B)	女	94	7.60	1.83	.16	.37	3.18	1.25	6.01	1.36
	男	83	7.84	1.88	.22	.47	2.82	1.11	6.08	1.72
溫暖尊重型(C)	女	196	7.34	2.00	.07	.31	2.97	0.98	5.96	1.53
	男	190	6.82	1.96	.05	.22	2.58	1.12	5.64	1.63
親和子遠型(D)	女	231	7.89	1.76	.21	.50	3.07	1.13	6.42	1.66
	男	204	7.33	1.85	.09	.34	2.70	1.11	6.53	1.68
親子互動類型主效果			16.12***		29.63***		3.84**		30.15***	
			A>CD;B>D		A>BD>C		A>C		A>D>BC	
性別主效果			12.82***		5.08*		39.79***		0.17	
			女>男		ns.		女>男			
親子互動類型*性別			2.26		1.81		0.03		1.37	
高三 爭執忽視型(A)	女	117	8.28	1.80	.39	.68	3.25	1.33	6.43	1.48
	男	139	8.04	1.60	.41	.72	3.17	1.48	6.41	1.54
親和子異型(B)	女	195	7.70	1.69	.21	.54	2.97	1.25	5.81	1.50
	男	183	7.51	1.87	.15	.41	2.77	1.28	5.99	1.86
溫暖尊重型(C)	女	207	7.37	1.70	.06	.27	2.69	1.14	5.57	1.46
	男	196	6.92	1.77	.01	.10	2.33	1.15	5.88	1.67
親和子遠型(D)	女	162	7.72	1.72	.17	.44	2.96	1.28	6.06	1.48
	男	178	7.11	1.79	.12	.41	2.71	1.32	6.16	1.54
親子互動類型主效果			17.49***		33.08***		15.48***		10.99***	
			A>BCD;B>C		A>BD>C		A>BD>C		A>BC;D>C	
性別主效果			5.89***		2.37		12.15***		2.60	
			女>男				女>男			
親子互動類型*性別			1.06		0.41		0.63		0.58	

*** $p < .001$, ** $p < .01$, * $p < .05$

就青少年來看，親子互動類型主效果均顯著，自我概念(國三 $F=16.12$ ，高三 $F=17.49$ ，

$p < .001$)、家人關係(國三 $F=29.63$ ，高三 $F=33.08$, $p < .001$)、同儕疏離感(國三 $F=3.84$ ，高三 $F=15.48$, $p < .01$)、學校認同感(國三 $F=30.15$ ，高三 $F=10.99$, $p < .001$)，均因不同的親子互動類型而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親子互動為「爭執忽視型」的青少年，不論是自我概念、家人關係、同儕疏離感、學校認同感分數最高，意味其生活感受最為負面，；相反地，「溫暖尊重型」的青少年不論是自我概念、家人關係、同儕疏離感、學校認同感分數均最低，意味其生活感受最正面；「親和子異型」和「親和子遠型」的青少年之生活感受則居中。

青少年性別主效果顯現在自我概念(國三 $F=12.82$ ，高三 $F=5.89$, $p < .001$)以及同儕疏離感(國三 $F=39.79$ ，高三 $F=12.15$, $p < .001$)等方面，比起青少男，青少年的自我概念較負面，與同儕的關係較疏離。而親子互動類型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則全無顯著效果。

肆、討論

青少年與中年父母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相互調整的共變關係，這種家人關係的調整，不僅隨著個人生命歷程推展而變化，更展現在親子互動關係之中，乃至於家庭系統之內。本研究從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歷程互動觀及家庭系統論關係層次的觀點出發，同時檢視青少年的發展與變遷及中年父母的危機與轉機的雙軌發展及其互動影響，目的在於探討青少年及其中年家長的生活感受、親子間互動類型及其轉變，也進一步檢驗親子互動對生活感受之作用。

經由分析兩波長期追蹤資料，首先我們發現臺灣青少年與中年父母的互動類型可區分為親子雙方均高爭執生氣、低重視關心貼心榜樣的「爭執忽視型」，父母低爭執生氣高重視關心貼心榜樣，但子女爭執生氣及重視關心貼心榜樣均高的「親和子異型」，親子雙方均低爭執生氣、高重視關心貼心榜樣的「溫暖尊重型」，以及父母低爭執生氣高重視關心貼心榜樣，而子女爭執生氣及重視關心或貼心榜樣均低的「親和子遠型」。在互動類型的親子比例方面，國三時期有超過四分之一（26.99%）的親子屬於「爭執忽視型」，高三時期則減少了八個百分點（18.73%）。相較之下，國三時期只有一成多（12.95%）的親子屬於「親和子異型」，高三時卻接近三成（27.65%）為此類型。不論國三或高三，「溫暖尊重型」的親子比例均將近三成（28.24%及 28.75%）。國三時期將近三分之一（31.82%）的親子屬於「親和子遠型」，高三時期則略減為 24.87%。

若從父母的角度來看，此四種類型其實只有傾向負面互動與傾向正面互動的兩類，

一類為互動較負面的高爭執生氣、低重視關心貼心榜樣者（「爭執忽視型」），另一類則為互動較正面的低爭執生氣、高重視關心貼心榜樣者（包含「親和子異」「溫暖尊重」及「親和子遠」三類型）。父母認為親子間相處互動屬於負面者，國三時佔了四分之一，高三時減少為不到 20%，相對地父母報告親子間相處互動屬於正面者，國三時將近四分之三，高三時更超過八成。亦即青少年的父母大多數傾向於認為與子女關係良好，且此種傾向隨青少年的成長而更增強。

但從子女的角度則此四類型顯示不同特徵，分別為傾向負面互動的「爭執忽視型」、負面與正面互動交織的「親和子異型」、正面或負面互動均少而關係疏遠的「親和子遠型」，以及傾向正面互動的「溫暖尊重型」。也就是青少年認為親子間相處互動屬於正面者，國三及高三都差不多將近 30%，然而有超過七成的青少年報告與父母的互動或負面、或矛盾、或疏遠。青少年階段承接依賴照顧者的兒童階段，在成長的同時更積極追求獨立自主；在這個從依附到獨立的過程中，對於親子之間的關係是敏感且多變的。葉光輝(2004)曾指出，青少年的自主性可區分為個體化自主性與關係自主性，前者意指青少年在發展過程中，透過對自我的反省和批判，達到獨立的自我認同(independent self identity)以及獨立的自我實現(independent self realization)的狀態、後者乃為青少年在發展過程中，透過對自我的反省和批判，達到互依的自我認同(interdependent self identity)以及互依的自我實現(interdependent self realization)的狀態。在個體化自主的狀態中，個體認為自我是由個人獨特的內在特質所組成，並認為個人的行為主要導因於這些內在特質(Markus & Kitayama, 1991)，且依此自我認同作為決定行為的主要準則，以求達到獨立的自我實現。而在關係自主性的狀態中，個體認為自我和他人以及所處情境是相互一體的；存在與他人關係中的自我是個人關心的主要焦點，個體並依此自我認同作為決定行為的主要準則，以求達到互依的自我實現。青少年一方面面臨「割斷臍帶做大人」的心理社會需求，另一方面承襲重視家人關係的價值影響，使得他們與父母之間出現離合拉扯的情形，也因此青少年知覺到的親子互動顯得複雜而多樣。

其次，我們發現這兩波資料間，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子互動類型超過一半出現轉移的情形。以國三時期的親子互動類型來看，「親和子異型」的轉移機率高達 77%、「親和子遠型」與「溫暖尊重型」的轉移機率約為 50%，「爭執忽視型」的轉移機率則只有 15%。另一方面，就高三時期的親子互動類型而言，轉移至「親和子遠型」的機率約為 60%、轉移至「溫暖尊重型」或「親和子異型」的機率約 50%、轉移至「爭執忽視型」的機率則為 40%。這些結果透露國高中時期的青少年與父母之親子互動其實仍處於摸

索、發展的階段；特別是「親和子異型」的親子互動最為不穩定，且容易朝向互動不佳的方向轉變；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爭執忽視型」維持機率極高，意味原本不佳的親子互動在這個階段裡不容易出現轉機。

接著我們檢驗性別與親子互動類型對父母與青少年生活感受的作用，發現性別主效果及親子互動類型主效果顯著，但交互作用效果並不顯著。整體而言，不論國三或高三時期，女性家長的不滿現狀感均比男性家長高，這個結果和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如：Shek, 1996; 周玉慧與黃朗文, 2007）。而比起青少男，青少年的自我概念較負面，亦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 (Josephs et al., 1992; Watkins et al., 1997)。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同儕疏離感顯著高於青少男，過去研究指出青少年時期，女生比較朝向情感性與關係性發展，男生則是朝向獨立性發展 (Cross & Madson, 1997; Lacombe & Gay, 1998)，由於本研究乃是從「擔心不擔心」的角度測量同儕疏離感，愈擔心意味對同儕關係愈在乎，可見臺灣青少年比青少男更為重視同儕關係。

最後，不論國三或高三時期，父母與青少年之生活感受均因親子互動類型而有顯著差異；其中，親子互動為「爭執忽視型」的父母或青少年，各方面的生活感受均最負面也最高；相對地，親子互動為「溫暖尊重型」的父母或青少年，各方面的生活感受均最為正面；「親和子異型」與「親和子遠型」則居中。過去的研究顯示，與父母互動愈不良、衝突愈高的青少年，其憂鬱度愈高 (Sheeber et al., 1997)、行為問題愈嚴重 (Buysse, 1997; Barrera et al., 1993; Knight et al., 1998)。與本研究的結果基本上相符合，不過，由於本研究更細緻地凸顯親子雙方的知覺，從親子互動類型的角度著眼，使得其間的差異也更顯清晰。

本研究分析長期追蹤資料，清楚區辨出親子的互動類型以及類型的變化性與穩定性，發現青少年與中年父母的生活感受確實因親子互動類型而有差異。除了本研究探討的相同生命週期裡不同世代（親子）的交互作用外，日後的研究亦應探討相同世代間的交互作用（如同儕、同輩朋友），乃至於不同生命週期裡不同世代間的交互作用（如教師與青少年），以期更深入釐清個人和他人在互動上的脈絡式、歷程式關聯，及其間的相關機制。

伍、引用文獻

- 周玉慧、黃朗文 (2007). 中年生活感受與憂鬱之關係：以情緒支持為中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 卷 4 期，439-471。
- 周曉虹 (1999). 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親子傳承。應用心理研究，4 期，29-56。
- 黃聖桂 (2002). 家庭脈絡中青少年自主行為展現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博士論文。
- 葉光輝 (2004). 親子互動關係與青少年自主性發展：交叉延宕因果關係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灣大學華人本土心理學追求卓越研究計畫辦公室主辦「新關係主義觀點：親子關係篇」學術研討會。台北：南港。
- 蔡明璋 (2004). 夫妻的親密關係與家務分工。台灣社會學，第八期，頁 99-131。
- Barrera, M., Jr., Chassin, L., & Rogosch, F. (1993).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Conflict on Adolescent Children of Alcoholic and Nonalcoholic Fa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602-612.
- Bloom, M.V. (1980). *Adolescent-parental separation*. New York : Gardner Press.
- Buysse, W. H. (1997). Behaviour Problem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 and Peers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 645-659.
- Cross, S. E., & Madson, L. (1997). Models of the self: Self-construals and gende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2, 5-37.
- Derogatis, L. R. (1983). SCL-90-R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procedure manual-II. *Towson, MD: Clinical Psychometric Research*.
- Erikson, E. H. (1959).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Psychological Issues*, 1, 1-171.
- Hall, G. S. (1904). *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Josephs, R. A., H. R. Harkus, and R. W. Tafarodi (1992) Gender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391-402.
- Knight, D. K., Broome, K. M., Cross, D. R., & Simpson, D. D. (1998). Antisocial Tendency among Drug-Addicted Adults: Potential Long-Term Effects of Parental Absence, Support and Conflict during Childhood. *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 24, 361-375.
- Lacombe, A. C., & Gay, J. (1998). The Role of Gender in Adolescent Identity and Intimacy Decision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7(6), 795-802.
- Lerner, R. M. (1985). Adolescent maturational changes and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

- dynamic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4, 355-372.
- Levinson, D. J., C. Darrow, E. Klein, M. Levinson, & McKee, B. (1974).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man in early adulthood and the mid-life transition. In D. F. Ricks, A. Thomas and M. Roff (Eds.), *Life history research in psychopathology: III*, pp. 243-25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ccoby, E. E. (1992). The Role of Parents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An Historical Overview.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 1006-1017.
- Muthén, L. K., & Muthén, B. O. (2004). *Mplus: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 Los Angeles, CA 90066.
- Neugarten, B. (1979). Time, age, and life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7, 887-893.
- Newman, B. M., & Newman, P. R. (1984). *Development through life: A psychosocial approach*, 3rd ed.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Oxman, T. E., & Hull, J. G. (1997). Social Support, Depress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Older Heart Surgery Patien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52B(1), 1-14.
- Peng, C.Y.J., Harwell, M., Liou, S. M., & Ehman, L. H. (2006). Advances in missing data methods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S. Sawilowsky (Ed.), *Analyzing real data*.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pp.31-78.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adolescent -im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bin, D.B. (1987). *Multiple Imputation for Nonresponse in Survey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Sheeber, L., Hops, H., Alpert, A., Davis, B., & Andrews, J. (1997). Family Support and Conflict: Prospective Relations to Adolescent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5, 333-344.
- Shek, D. T. (1996). Midlife crisis in Chinese men and women.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0(1), 109-119.
- Sil versein, M., & Bengtson, V. L. (1994). Does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 The Contingencies of Declining Health and Widowhood. *Social Sciences and Medicine*, 38, 943-957.
- Watkins, David; Qi Dong and Yong Xia (1995)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elf-esteem of Chinese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7(3), 374-379.